

翠神 伍淑賢

打字女神

看法國電影《打字女神》，記起久違的手提打字機。曾幾何時，打字是晉身白領世界的門徑，一分鐘打多少個字，更是過關的硬指標。法國人就是這本事，無論新舊，題材手到拿來，拍得流麗而言之有物，又不強作深奧。電影勾引起打字機的聯想：怎樣學用隻手打字，以前懂得打字的女秘書，打字必用指法，和現在在正下面、用來製作副本的碳紙，和公司第一部有圓滾球的IBM電動打字機等等。現在來說打字機，真是史前的恐龍了，幸好打字技術卻長存，而以新學的「打字」鍵盤，今天所有的科技產品仍用得着，且已不拍得打得太好去記一記過去的技术，感慨的是，我們很少好好去記一記過去的技术，恐怕是些曾經非常重要的謀生以求生技術，順手拈來就有不少：小時家家用火爐，還記得如何添水、和升起桶心去調校火力嗎？在電飯煲未普及前，人人都懂得用火爐和瓦煲煮飯，還有可口的飯焦頭。有朋友住唐樓的，還懂得燒紅柴爐。至於街頭的養生絕技更多不勝數，最難忘是戲院前賣鴨嘴羹的，用把有小勾的刀，一手刀一手梨，幾秒就把黃色梨皮剝成個乾淨，雪光水滑的梨肉，叫人恨不得馬上咬一口，真是神技，也從沒聽過有人因割梨受傷的。其他的還有很多，比如在擠迫的巴士裡如何買票和買票，穿斗零高跟鞋走下天星小輪的甲板，而鞋跟不插進甲板縫，男人怎樣穿長衫，女人怎樣穿旗袍，怎樣去綢緞莊買衣料給裁縫造衣服，家裡的腳踏式縫紉機怎麼用，牛仔褲買回來怎樣用針線一挑一腳改短，怎樣拆爛牛仔褲的腳，造一個流蘇，還有所有小朋友和主婦都懂的穿膠花和剪線頭，都是一個時代的技术，很值得本土派用各種方法去弘揚，比如拍一部像《打字女神》的不感傷電影。獅子山下式的論述已太濶，也帶來不新的出路。從橫切面入手，用輕鬆的角度去看，或會有新發現。

海闊天空 蘇狄嘉

紀州庵文學森林

年初，由好友處借到《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的紀錄DVD，一口氣看完六位台灣作家的紀錄故事。其中，有關王文興的一集，作家帶領觀眾重訪他的故居，亦是重要作品《家變》中描繪過的舊建築——紀州庵，深深吸引了我，決定遊台北時必親訪此地。隱身於同安街老樹群中的紀州庵，位於日治時期的「川端町」，由日人平松家所開設，為當時招待高級官員與紳商買的日本料理屋及藝伎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這裡曾被日本政府徵用，作為海軍招待「神風特攻隊」(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執行任務前歡送的場所，光復後才被省府接收，改做為公家宿舍。這裡除了曾經是作家王文興年輕時在台北生活、創作的住所，附近更是孕育了余光中、夏濟安、林海音等現代文學家。近幾年，有不少台灣文化界人士也悄然搬遷居住，活動，附近更有爾雅、洪範等出版社比鄰，散發出濃厚的人文氣息。二〇〇四年，台北市政府把紀州庵列入市定古蹟，並規劃為「台北文學森林」。社區居民開始尋訪與文學相關的痕跡，深入探索，發現位居城南的紀州庵，涵括鄰近的同安街、廈門街、金門街、牯嶺街，竟是現代文學發展的淵源與溫床。作為台北市第一個以「文學」為名的專門空間，紀州庵文學森林讓文友們在這裡閱讀、寫作、喝茶、互相唱和。也許還有機會與心儀的作家、評論者、出版人期不期而遇！

初識鐵觀音

琴台 黃仲鳴

友輩知我嗜茶，每日無茶不歡，常備茶葉，或陳年普洱，或西湖龍井，或大紅袍，或鐵觀音。一友問喜何種茶葉，告之逢茶皆好。但日常上茶樓餛飩子，只叫壽眉。何解？老實說，吾頗愛鐵觀音，惟此間食肆多無，水仙不甚喜愛，普洱亦嘗了十餘二十年，偶識「觀音」後，遂轉而泡之。嗜上此茶，緣於北上攻博時，與同窗飯局，一呼此茶，一嘗此茶，赫然驚豔。遂購一罐兩返，泡之飲之，不懂得聞其香，更覺入口入肚後，精神頓爽。日前茶罷，於書坊購得陳編著的《吃茶去》(潘陽：遼寧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一年五月)，翻之內，內有一篇古清生的《初識鐵觀音》。這「初識」二字，要勾引起於廣州茶居，與同窗初品的情景來，歷歷如昨，舌底仍香。古清生的「初識」，竟有另一番境界。他說，時當金秋，他與一眾文友往訪遠村一同事黃正華，彼在家門前擺好椅子，拎井水煮沸，以紫砂壺盛茶泡之，各發一紫砂杯。此時茶香四溢，十分好聞，各人正要舉杯，黃正華喝停，各發一把新牙刷，說：「刷牙刷牙，曉不曉得這是喝名茶？」這名茶，就是鐵觀音。於是千人齊齊把牙刷，「在斜陽金輝裡愉快地刷牙」，古清生寫道：「其時心裡覺得很神聖，或者很上等，很高級，從此我們就是懂得喝茶的茶客了。」彼等初嘗鐵觀音，正如有些人初吻戀人一樣，恭謹而神聖，首先就要漱口刷牙。鐵觀音之妙，古清生寫得亦妙：「蘭花香味的安溪鐵觀音，自口而入，至咽喉而迴旋



吃茶去! 這書集各家吃茶之文，可觀之至。 作者提供圖片

玫瑰愛情說

玫瑰和愛情的傳說並非從不懂花的朋友開始，那個對花缺乏認識，連玫瑰也不知道的朋友，他提起去度蜜月的酒店房間，門一打開，床上是玫瑰花瓣圍成的一顆紅心，空氣裡充盈著玫瑰花瓣的甜美氣味，正是新婚夫婦的心情和愛情。「我是第一次認真地看玫瑰，第一次聽說這花名叫玫瑰。」聽得我大吃一驚，本以為這世上誰人不識玫瑰？原來竟是我的朋友。他身邊的女人失望了嗎？應該不會，既然愛他，就要連帶的愛他的不識玫瑰和不懂音樂。不諳音樂的他，肯定連著名的《玫瑰三願》也沒聽過。龍七先生填寫歌詞，黃自先生作曲的《玫瑰三願》：「玫瑰花，玫瑰花，爛開在碧欄杆下，我願那妒我的無情風雨莫吹打，我願那愛我的多情遊客莫攀摘，我願那紅顏長好不凋謝，好教我留住芳華。」三個願望不過短短幾句，唱的時候一再重複，並不難背，也不難唱，卻是難以實現的奢望呀。在合唱團學習聲樂那段日子時常在唱，每一回練習都要惘然神傷一回，不勝低迴。玫瑰雖常見，卻到了倫敦才發現玫瑰的隨和之美。無論哪條街道，甚至無人的巷子，路邊隨便一宅普通小院，主人也不忘栽花植樹，並非人人皆有空暇悉心照顧，但卻擁有一份愛花樹的戀情，結果有些花樹斜斜地伸出矮矮的籬笆，就在籬外綻開着碩大的花，大多是玫瑰，顏色各異，表情一致在對路人展顏笑開，沒裁沒修的枝幹下還叢生亂草，經過的人不捨得罵屋主偷懶，反而忍不住讚賞花兒的絢麗。倫敦的玫瑰花並不嬌貴，似乎只要順手丟下種籽，無須照料它便跟着陽光雨露逐漸茁壯成長，陽光下的街巷處處閃耀着優雅和明麗。今時在英國，日日與風姿綽約的玫瑰含笑對



玫瑰，愛情之花。 網上圖片

啟德郵輪碼頭

香港花了八十多億元興建的啟德郵輪碼頭，千呼萬喚才在上周落成啟用，首日有「海洋水手號」抵達，見本港旅遊業黃大哥率團從新加坡啟程抵啟德郵輪碼頭多天前，已離港了，聽說要在數月後才再有郵輪停泊。如此也好，有較多空間當局可檢討存在不足之處加以改進。當然，正如當年啟德機場搬往大嶼山新機場時，也不是毛病多多鬧出不少笑話，曾幾何時，新機場已享有世界一流機場美譽了。相信啟德郵輪碼頭在若干時候後也會成為區內優質而又受歡迎的郵輪碼頭了。現時當局還要加以拓展讓更多巨型郵輪能以港作母港，對外宣傳和給予更多優惠政策是關鍵；檢討改進當存在不足地方，例如電訊接收不足，交通配套不足以及區內配套設施人氣商業氣不足等等。然而，更重要的是爭取中央祝福，對於香港以及能否直接返回內地的出入境手續便利是成功關鍵焦點。

恩旋天地 思旋

一年一度又到夏天，荔枝蟬鳴時。萬千莘莘學子有些正進入考試高峯期，有些考完試等放榜，廿四孝家長陪著去遊學，不亦樂乎！每年一班學生與家長親子同樂遊。當下條件漸好，退休保障漸不用愁的長者，一年四季都是遊山玩水旅遊樂。時下漸興郵輪遊，環遊世界時間長，除銀外還需帶時間，不過，近期拓展短程郵輪遊，銀兩和所需時間一唱一好。對於英文不太好的遊客而言，在大中華區及亞太區旅程中，文化語言方便，也受較多客源歡迎。香港花了八十多億元興建的啟德郵輪碼頭，千呼萬喚才在上周落成啟用，首日有「海洋水手號」抵達，見本港旅遊業黃大哥率團從新加坡啟程抵啟德郵輪碼頭多天前，已離港了，聽說要在數月後才再有郵輪停泊。如此也好，有較多空間當局可檢討存在不足之處加以改進。當然，正如當年啟德機場搬往大嶼山新機場時，也不是毛病多多鬧出不少笑話，曾幾何時，新機場已享有世界一流機場美譽了。相信啟德郵輪碼頭在若干時候後也會成為區內優質而又受歡迎的郵輪碼頭了。現時當局還要加以拓展讓更多巨型郵輪能以港作母港，對外宣傳和給予更多優惠政策是關鍵；檢討改進當存在不足地方，例如電訊接收不足，交通配套不足以及區內配套設施人氣商業氣不足等等。然而，更重要的是爭取中央祝福，對於香港以及能否直接返回內地的出入境手續便利是成功關鍵焦點。

「慰安婦」

「慰安婦」這個詞，原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強徵佔領地婦女供日軍洩慾杜撰的詞兒。其實更恰當的說法應該是「性奴隸」。如果要借用日本人的說法，也要加上個「括號」。以安倍為首的日本政府，最近頻頻發出否定日本在二戰中侵略的罪行。從否定同盟國戰後審判的日本戰犯，到強迫婦女和平憲法，以便擴充軍備，製造核武器，重新威脅世界和平。強迫佔領地的婦女充當性奴隸，已經被認定是反人道的罪行。但更嚴重和殘酷的，是在進佔一個城市之後，縱容侵略軍肆無忌憚地強姦婦女。日軍進佔中國半壁河山，無論進入城市鄉村，都進行了大姦淫。而且其慘無人道之處，是強姦七八十歲的老嫗、八九歲的幼女，甚至孕婦。總之，無一倖免。不少在被姦淫後又遭殺害。大阪市長說出「慰安婦」是必需的謬論以後，引起全球輿論和社會團體的討伐。五位女性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也提出指責。可見這些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否定侵略戰爭是多麼不得人心。肯定「慰安婦」謬論的出現，決不是偶然的，這是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重要信號。日本軍國主義二戰時的侵略和戰爭罪行，在戰後一直存在。比如國際公認、鐵證如山的「南京大屠殺」本來是無可狡辯的，人證物證俱在。但在三十年前，就有一個叫田中正明的所謂大學講師和評論家，著有一本叫《南京大屠殺》的虛構，全盤否定南京大屠殺的罪行，認為是戰後的東京審判強加給日本人的。他的交際原本不值得一提，但類似的著作，否定二戰日本人的罪行，在日本不僅是田中正明一人。日本青少年在日本文部省篡改的歷史教科書中，和這些無恥文人的否定二戰罪行的著作薰陶下，不辨是非，正是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溫床。當前，日本軍國主義者，包括當政的安倍首相在內，是世界和平最危險的敵人！

關懷自閉孩童

拍照當天，他沒有理會大會要求。結果拍了數百張，只選中一、兩張，笑得大開心。這正是他，這一個眼神有點兒迷惘，卻不失自信的，剛剛切合主題。相中陳錦鴻爸爸笑得燦爛，也要其他爸爸多帶孩子與人接觸，他明白「自閉症」等於高矮肥瘦一樣，絕不難為情。曾幾何時，杜曼自責是否在懷孕期間吃魚太多，吸收了太多「水銀」，後來想通了，自問飲食非常小心，這願慮也放下了。年前，錦鴻渴望田正經的叫他一聲爸爸，一直未能成功。實在，駕牌是幸福的，父母為他不斷付出，錦鴻甚至停工一年投入田的「認字」工程之上。「當老師告訴我，田正經學會一個生字，我失落。於是趁兩天假期教他幾個字，用我的方法奏效了。」原來陳爸爸教仔「坐」字的筆劃口訣，死背了，然後真的坐下去，讓他明白這個字，是有真正的意思，駕牌非常受用。他決定請假一年親執教鞭，每天帶著孩子四處見識，什麼輪船、巴士、荔枝樹：「讓他聽得名詞也看到實物，加深印象。最重要孩子信任父親，事半功倍。」錦鴻採用爬樹法去取得互信。駕牌愛攀樹，一個星期跌下來三、四次，每次都有爸爸抱著，慢慢他自己知道此人信得過，開始叫爸爸了。錦鴻的耐性來自自己曾是過來人，當年他患有英文恐懼症，讀完了F.3廿六個英文字母都記不清楚，他曾經身受其苦，也對兒子有豐富的同理心。有人說上天知道沒有這麼多上帝，於是安排每一個人都有父母。

淑梅足跡 車淑梅

父親節比不上母親節熱鬧，全因爸爸較含蓄內斂，包括自閉症孩子的爸爸在內，總把事情交到太太手上，賺錢大過天，一了百了。如果有這種心理，請向陳錦鴻學習。最近他攜著兒子拍了協康會的宣傳廣告，呼籲父親「正視」子女自閉症問題。這張二人合照是陳太太受惠所選的，就是要表明帶孩子爸爸責任同樣大。不過，要拍這張照片可不容易，駕牌的情況很典型，他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如果給他三架小車，他不會拿來玩，他第一動作將小車排隊，他們就是愛排隊和自己轉圈，怎樣轉，轉多久，旁人頭暈，他們也不會暈。拍照當天，他沒有理會大會要求。結果拍了數百張，只選中一、兩張，笑得大開心。這正是他，這一個眼神有點兒迷惘，卻不失自信的，剛剛切合主題。相中陳錦鴻爸爸笑得燦爛，也要其他爸爸多帶孩子與人接觸，他明白「自閉症」等於高矮肥瘦一樣，絕不難為情。曾幾何時，杜曼自責是否在懷孕期間吃魚太多，吸收了太多「水銀」，後來想通了，自問飲食非常小心，這願慮也放下了。年前，錦鴻渴望田正經的叫他一聲爸爸，一直未能成功。實在，駕牌是幸福的，父母為他不斷付出，錦鴻甚至停工一年投入田的「認字」工程之上。「當老師告訴我，田正經學會一個生字，我失落。於是趁兩天假期教他幾個字，用我的方法奏效了。」原來陳爸爸教仔「坐」字的筆劃口訣，死背了，然後真的坐下去，讓他明白這個字，是有真正的意思，駕牌非常受用。他決定請假一年親執教鞭，每天帶著孩子四處見識，什麼輪船、巴士、荔枝樹：「讓他聽得名詞也看到實物，加深印象。最重要孩子信任父親，事半功倍。」錦鴻採用爬樹法去取得互信。駕牌愛攀樹，一個星期跌下來三、四次，每次都有爸爸抱著，慢慢他自己知道此人信得過，開始叫爸爸了。錦鴻的耐性來自自己曾是過來人，當年他患有英文恐懼症，讀完了F.3廿六個英文字母都記不清楚，他曾經身受其苦，也對兒子有豐富的同理心。有人說上天知道沒有這麼多上帝，於是安排每一個人都有父母。